

教师们藏着多少  
稀奇古怪的秘密？

CAT + 1/4  
DOG 1/6



# 高校教师 诡闻录

邢菜菜◎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高校教师 诡闻录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高校教师诡闻录/邢菜菜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 12  
(纸上悬疑剧·第1辑)

ISBN 978-7-5317-2555-8

I. ①高… II. ①邢…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5909号

## 纸上悬疑剧·高校教师诡闻录

Zhishang Xuanyiju Gaoxiao Jiaoshi Guiwenlu

作 者: 邢菜菜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徐秀梅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mailto: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633千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4.40元 (全三册)  
书 号: ISBN 978-7-5317-2555-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 录

001/ 楔 子

003/ 第一章 飞来横祸

019/ 第二章 谁杀了我的兄弟

039/ 第三章 被学生暗恋之烦恼

055/ 第四章 小心你的同事

079/ 第五章 他站在自己的墓前

111/ 第六章 死去女友寄来了礼物

133/ 第七章 我看到了我的尸体

157/ 第八章 我的学生是个贼

183/ 第九章 一个精神分裂者的越狱行动

213/ 第十章 愤怒的子弹在飞

## 楔子

鬼魅的暗夜，一场诡异无比的凶杀案在轻松愉悦的音乐中孕育着。

暗夜。

雨一直在下。

大观园洗浴中心的某个房间内，男人正趴在一张白色的大床上，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身后，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花儿乐队里的大张伟正蹦得欢：“嘻刷刷嘻刷刷嘻刷刷……”

怎么16号还没来？他嘀咕一声，埋怨这里服务太差。

睡意渐渐袭来，他不知不觉地闭上眼睛，滑入梦乡深处，在梦中想他的16号。

门“吱呀”地响了一声，仿佛有种非物质形态的东西忽的一下就钻了进来。

好冷，这是一种奇怪的冷，首先是一股凉风拂过他的头皮，尔后冷气顺着头皮蔓延全身，一种彻骨般的冷意袭遍了肌体。

他不禁打了个激灵，从梦中醒来。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

在慢慢地向他靠近，靠近……

他支起身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是 16 号来了吗？

突然，他发觉有什么东西就在他的身后，而且自己的脖子后面有种毛茸茸的感觉，他下意识扭过头，眼珠子登时瞪圆了，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

一把刷子，带刺的铁刷子！

他猛然意识到了什么，想张嘴喊救命，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按了下去……

他的整个脑袋陷入棉花枕头里，几乎窒息，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濒死的本能使他手脚挥动，开始无助地挣扎，在半空中旋转、飞舞。他痉挛的手臂想挣脱什么，却只是摇荡起一团可怖乱影，在对面的墙壁上狰狞地呈现……

大雨如注。

## 第一章 飞来横祸

冤家路窄，五年前他们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五年后他们是势不两立的警察与嫌疑犯。

### 【1】

大雨之后的空气异常清新，项志杰打开窗户，伸开双臂活动了几下筋骨。

“12点了，我们该回去了。”搭档岳珊揉了揉一下眼睛，站起来道。

“辛苦了，这个案子总算告一段落了。”项志杰一脸轻松，笑嘻嘻地说，“你我都解脱了，要不要出去喝几杯庆祝一下？”

岳珊摇摇头道：“不行，晚上还要开车呢。再说，我也没有跟男人去夜店的习惯。”

在项志杰眼中，岳珊这个女搭档办事一直是最认真严谨的，有自己的原则，临危不乱，遇事不慌。在生活中也是一丝不苟，事事有规有矩。

很难有人能把岳珊和警察画上等号，凭着她的纤纤玉指、盈盈身姿，根本无法引导人们去猜想一份成天与罪犯打交道、出生入死的危险工作。

相比岳珊来说，项志杰多少多了些“匪气”，办案不按常规出牌，性子火爆，对待态度嚣张的疑犯，难免会采取一些极端手段。为此，项志杰多次被人投诉，并受到上级的批评和警告。但即便如此，没有人会怀疑项志杰的办案与侦破能力，他天生思维缜密，喜欢推理分析。市里许多特别离奇诡异的案件，一旦到了他手里，几乎没有破不了的。因此，功过相抵，项志杰在刑警队中还算有一定地位的。上级自然希望他越来越好，于是找了个脾气相对温和的岳珊与他搭档，希望可以刚柔并济，并扼制一下项志杰那倔驴一样的脾气。

当然，上级调岳珊来与项志杰搭档还有一个原因：去年，岳珊在侦破一个文物走私案时，由于一时疏忽大意，导致文物走私团伙的一条大鱼漏网，至今大鱼逍遥法外。上级觉得岳珊在侦破方面的能力有待锻炼，于是有意让项志杰带带她。

两人的合作还算默契，一起破获了好几个案子。但项志杰的脾气还是未见收敛，有一次他在审一个通缉犯的时候，一时控制不住情绪，不小心将犯人的大金牙打进了肚子里，吓得岳珊赶紧叫了120过来解决。事实上，在许多案子的细节上，都是项志杰冲锋在前，而岳珊则在后面忙着帮他“擦屁股”。

项志杰从小就将福尔摩斯当作自己的偶像，大学毕业以后就参加了招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警察队伍。他常常对岳珊开玩笑，希望她成为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岳珊哭笑不得，心说，还好你没说我是你的邦女郎。她觉得此人除了在肌肉上与007邦德有点儿神似外，其他气质与侦探一点不搭。

“好了，知道你重色轻友，我也不强人所难了。”项志杰拍了拍她的肩膀。

岳珊没好气地回应道：“我几天没回去了，再不洗澡就发馊了，哪能跟你这种单身老男人比？”

项志杰摆出一脸落寞的神情：“唉，你这不是揭我伤疤吗？”

“说真的，你这个‘剩斗士’也该努力下了，姐姐我建议你去世纪佳缘溜达溜达，或者去参加芒果台的‘我们约会吧’，保不准还能捡一个漏呢。”

“什么漏啊？这女人又不是古董，越老越值钱。”项志杰摆摆手道，“我看还是拉倒吧，本人对感情戒了，往往都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岳珊同情地看着他：“我就纳闷了，你这一米八五的个子，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为什么偏偏就……”

项志杰挠挠头说：“别提了，跟我相亲过的几个女孩子都说，跟我谈恋爱就像是在接受审讯。没办法，都是职业病惹的祸。”

事实上，他深爱过一个女孩，那个一袭白裙的女孩快乐地在樱花树下奔跑，“铃铃”笑语直到许多年后仍然回荡在他的耳边。

岳珊给逗笑了：“在追女孩这方面，我看你还是要向人家邦德多学习了。”

“也是，人家柯南那么小就有妞了。”项志杰哈哈笑了起来，凑过来似真似假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不也单身吗？要不要我们俩凑合一下？”

“去你的，谁和你凑活儿，我才不稀罕呢。”岳珊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兔子不吃窝边草。”

项志杰笑咪咪地说：“不行拉倒，明天我去找咱们队的警花去，你可别后悔。”

岳珊没搭腔，心里却说，或许不到明天你就把这事忘九霄云外了，你啊，也就只能意淫一下了。

项志杰穿上外套，提了一把雨伞，然后关上了灯。

就在两人刚想离开的时候，电话铃突兀地响了起来。这个电话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凭经验猜测，这个时候有电话肯定有重大案件。项志杰重新开灯，一

个健步冲到办公桌边，拿起话筒。短短的几十秒钟，他放下话筒，严肃认真地对岳珊说：“看来今晚走不了了，有凶杀案！”

“到底怎么回事儿？”

“一名男子在大观园洗浴中心被杀了。”

“那我们快去吧！”岳珊无奈地说。本以为今晚可以回去睡个安稳觉，没想到深更半夜又来了新任务，难怪心里不痛快。

警笛撕破长空，也似一种悲凉的哀鸣。

案发现场。

几名警员正在忙碌着。

眼前的景象让岳珊打了个寒战。恶心的感觉顿时升起，像一道烈焰灼痛她的皮肤。有一刹那她真想转身逃开，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她极力压制住心里的这个念头。

死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双手被反绑着，背上血淋淋的，模糊的血肉中暴露出凄白的骨头，床单周围散落着肉屑与殷红的血……

死者眼球凸出，夹着血丝，脸部已经扭曲成可怕的弧度，表明他生前经历了一段极度痛苦的过程。

从现场初步来看，死者的背是经过类似铁刷子之类的工具摧残过的。地上还放着一个开水壶。

项志杰望着死者的背，那几乎被完全刷去皮肉露出骨头的背，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以及那张扭曲的脸……一阵战栗传遍他的全身。

工作的原因使得他对大多数血腥场面产生了一种近乎免疫的强大精神力量。可是今天，这种情形却叫他感觉压抑。

是谁这么残忍？

报案人是大观园洗浴中心的一个服务生，看起来还有些稚嫩，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坐在一张凳子上满头大汗，似乎还未完全从惊恐中清醒

过来。

项志杰盯着他问：“你是怎么发现死者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几遍了。我……我是给他送茶水的，我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都没人回应，当时我以为房间里没有人，就走开了。大约十分钟后，我再次返回，可还是没有人回应，于是我就找人要钥匙打开了门，随后就……就看见他……”服务生说话不怎么利索，一个劲地咽着唾沫。

“你别慌，慢慢说。”项志杰拍拍他的肩膀，又问，“你认识死者吗？”

“他是我们这儿的一名常客，每个周六晚上都会来洗澡……他好像……好像是一名老师。还有，以前都是两个人来的，就今天例外。”

岳珊在一旁道：“没事，尽管说，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经常跟他一起来的人是谁？为什么他今天没有来？”

服务生皱着眉头道：“我知道得不多，关于客人的隐私我们也不方便打听。”

“死者今天有什么异常没？”

“没有。至少我没觉得。”

“今天同死者接触的都有谁？”

“那我就清楚了。”

项志杰提醒他道：“难道你们这里就没有按摩等乱七八糟的服务吗？”

服务生的脸一下子刷白了，哆哆嗦嗦地说：“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是合法正规的地方，没你们想象的那种服务。”

岳珊接腔道：“扫黄不在我们的工作范畴内，你尽管放心。请你再回忆一下，平常你这个客人都叫过什么服务？比如按摩足疗什么的，他经常会找哪个人？”

服务生双手搓着手说：“客人很少叫过按摩，平时他与另外一个同伴来也只是洗澡，然后两人在房间里喝喝普洱茶。其他我真的知道了。”

这时候，一名警察走过来，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道：“这里有死者的

身份证与工作证。”

项志杰戴上手套，接过来，然后看了看：明海大学二级讲师，29岁，范晨斌。

“明海大学？”项志杰微微有些发愣。

岳珊疑惑不解地望着他，问：“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项志杰缓过神，说，“尽快联系明海大学，确认一下死者身份。”

“好。”

“还有，收集一下今天来洗浴中心所有客户的名单。然后进行排查。”

岳珊有些为难地说：“恐怕这有些难度，我刚才询问了一下，这家洗浴中心的客流量很大，管理也不规范，而且大多数客户都没有做身份证登记。我想，再笨的凶手也不会在这方面留下证据吧。”

“那洗浴中心没安装摄像头吗？”

“我问过这里的经理了，他们说摄像头最近两天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再说今天下了这么大的雨，许多客人都是打着伞来的，门口的保安不可能在意某个人……”

“看来是蓄谋已久的谋杀！”

“从现场分析来看，门锁没有损坏，现场也没有激烈打斗的痕迹，所以我推测两点，第一，凶手冒充送茶水的服务生敲开了死者的房门，然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第二，死者认识凶手，说不定还是熟人或者朋友，所以疏于防范。”

“有道理，可凶手为什么要费劲周折，用这么怪异的方式去行凶呢？如果仅想杀死对方，一刀解决问题不就了事了吗？”

“真他妈的邪门！”项志杰狠狠地握了一下拳头，“不排除凶手对死者有极深的怨恨，才会这么变态地去折磨他。”

这样的案子，在项志杰的警察生涯中，从未出现过。

“太狠了。我会找到你的，凶手。”他在心头暗暗发誓道。

项志杰重新回到案发现场，几个警察仍在忙碌着，闪光灯“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维护好现场，要全面采样。”项志杰边说边环顾着周围，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死者的衣服上。

他用手翻动了一番，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目光随即又转向旁边的一把伞上。

“这不是死者的伞。”项志杰对岳珊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死者的衣服，他的衣服无论是颜色还是款式都很老气，可以肯定，他不是个注重品位、走时尚路线的人。而这把伞，是洋牌子，而且颜色鲜艳，款式新颖，显然与死者的衣服不配。所以我感觉，伞的主人不是他，而是借来的。”

岳珊“嗯”了一声，以示对项志杰的赞许，然后说：“我们可以去明海大学查一查。”

## 【2】

明海大学是本市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已有百年历史，据说是某知名海外华侨投资兴建。校园里新旧建筑物交相辉映，蔚为壮观。清晨，明海大学教学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几名教师正坐在一起窃窃私语。

“太可怕了，范晨斌就这么走了。据说他死得很惨很惨，那样子……”崔天运伸着瘦长的脖子道。那样子就像在讲述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当然，任何故事在每一个人口里都会被杜撰出一些更富有感染力的“水分”。

旁边教英文的夏莉赶紧打断了他：“真讨厌，别说了别说了。”

“平时看范晨斌挺老实的，怎么三更半夜跑到那种地方啊？”教政治

的老教授杨志文摇了摇头。

中文老师林朔扶了一下眼镜，叹了一口气：“唉，以后办公室少了一个开心果了。”他为范晨斌的悲惨命运生出了一丝哀伤的情绪。

系辅导员朱阙静静地听着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心里无法平静下来。半个小时前，当他听说范晨斌被害后，震惊得双眼几乎要瞪出来了。

在这六个人的办公室，就数他和范晨斌的关系好了。

他心里除了震惊，更多的是突然失去朋友的悲伤与痛苦，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浑身像是被抽空了一般，空荡荡的。他隐隐地有一丝后悔，如果昨晚陪范晨斌一起去洗澡，也许这个朋友就不会死。但心中同时又有一股侥幸的心理在动荡，假如昨晚去了，下场会不会跟范晨斌一样呢？

正心神不宁之际，朱阙看见一个熟悉而久违的身影推门进来了。

项志杰也一眼看见了他。两人都有些发愣。

看到项志杰的时候，朱阙的脑子里掠过了许多东西，他想起一个遥远的女孩。五年了，他经常会在梦中想起那事件。那些可怕的记忆不断地折磨着他，伴随着他。那是永远的梦魇。

项志杰身旁跟着副校长，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紧接着，岳珊也走了进来。

副校长扫了大家一眼，然后郑重其事地介绍道：“这位是市刑警队的项警官与岳警官，有关范老师的事情，我想大伙也都知道了吧。那啥，你们好好配合一下警察同志，争取早点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范老师的在天之灵……”

副校长官腔十足，委实让项志杰恶心了一把，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校长的话：“不好意思，时间紧迫，我们开始吧。”

按照岳珊的吩咐，五个老师将分别接受讯问，也就是录口供。大家如履薄冰、如临大敌。

第一个对象是朱阙。其他老师暂时出去回避等候。

“请随便坐吧。”朱阙礼貌地说。

看着眼前这么几把椅子，项志杰选择了朱阙正对面的位置。

身边的岳珊环顾着整个办公室的布置，然后向范晨斌的座位走去。

现在，项志杰终于有机会面对这个曾经的朋友了。五年了，他们第一次相见，没想到却是在这样的场合。朱阙的样子几乎没变，也许是长期坐办公室，显得皮肤越发白皙。他优雅的姿态在那双柔和的眼睛映衬下更加散发出帅气的味道。难怪这么多女孩子喜欢他。

项志杰咳嗽了一声，正色道：“你知道今天找你是为什么吗？”

朱阙觉得有些好笑，说：“肯定不是来找我叙旧的。”

对于朱阙的笑意，项志杰皱了皱眉：“你的同事范晨斌被人杀了，你知道吗？”

“已经听说了，但不详尽。”

项志杰冷冷地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扔到他面前道：“你先看看这个。”

办公室里的空气在一刹那仿佛停止了流动，四周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朱阙拿起照片，只看了一眼，就觉得胃里翻腾起来。

照片上的范晨斌趴在一张血淋淋的床上，裸露着血淋淋的背，在长时间的注视下，好像自己会动似的扭曲起来。

朱阙一张一张地浏览着这些照片，有些透不过气来，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范晨斌的位置，似乎觉得有一丝血腥的气息从桌面上渐渐渗出，再阴森地沁入骨髓里。

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这么没了？

项志杰大概形容了一番死者的惨状。

朱阙眼神中闪过惊惧之色。

项志杰冷笑道：“又是一起跟你有关的死亡事件，想不到这次办案人会是我吧？”

“你是在审讯我？”

“审你怎么了？姓名？年龄？”

朱阙哼了一下鼻子：“神经病，明知故问。这些年你没少研究我吧？”

项志杰不由抬高了声音，厉声道：“怎么说话的你？我说，像你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混进教师队伍的？”

“别说我，先问问你自己给警察抹了多少黑吧？”

一上来，岳珊就嗅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她马上圆场道：“好了好了，朱老师，你别介意，我们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令她匪夷所思的是，项志杰似乎故意想针对朱阙。

“有你们这样问人的吗？我又不是你们的犯人？”

项志杰紧盯着朱阙的眼睛道：“我想问问你昨天夜里11点半到12点之间在什么地方？”

“我昨晚在办公室一直忙到凌晨一点才回去。”朱阙故作镇定地说。

“你一贯如此吗？”

“不是，就是最近忙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

“周末了，在家里研究难道不比办公室舒服？”

“你也知道，昨晚下了场大雨，下班后，我本想回去，可发现自己的雨伞不见了。”

“多好的理由啊。如果我告诉你，是范晨斌拿走了你的雨伞，你也不感到意外吧？”项志杰仍旧死死地盯着朱阙。那一对浓密的眉毛下，是一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

“这不奇怪，我跟他是好朋友，他经常借用我的东西。”朱阙不甘示弱地回应，“仅凭一把雨伞能说明什么问题？”

“有谁可以证明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办公室？”

“没有。”朱阙吐出两个字，随后又补充道，“我回去的时候，跟学校的保安打过招呼，他还问我怎么这么晚回去。这算不算我不在场的证明？”

“也许这是你故意做给别人看的！”项志杰怔怔地说，“之前的这段时间，并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就在办公室里。也许你趁着雨天，翻墙离开校园，作案以后再悄然无息地回到办公室。”

“你血口喷人！”

“你先别激动，我再问你，平常周六的晚上，你是不是喜欢和范晨斌一起去大观园洗浴中心？”

“对。”

项志杰的目光咄咄逼人：“那昨天为什么你没去？”

“我都说过了，我在忙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朱阙被项志杰看得有些头皮发毛，不高兴地问，“难道你真的怀疑范晨斌的死跟我有关？”

“难说。”项志杰冷冷地回应道。

“项志杰，你什么意思呢？听清楚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别再问我了，如果你认为我有罪的话，就拿出证据来！”面对这样的挑衅，朱阙几乎是震怒了，他再也无法忍受项志杰将他当成犯人一样的口气。

“朱阙，如果你真是凶手，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老天眷顾你一次，绝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你等着！”项志杰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出了办公室。

待项志杰走后，岳珊疑惑地问朱阙：“朱老师，我冒昧地问一句，你是不是跟志杰之间有一些什么误会？”

朱阙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和他以前是好朋友，后来因为一个女孩……”

他顿了顿，像是有些难以启齿。

岳珊在心里已经猜出了几分，就如同大多数老套的故事模式一样，两个好朋友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为此争吵吃醋，最后反目成仇，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一层薄雾覆盖着朱阙的眼睛。沉默良久，他缓缓地说：“好吧，我告